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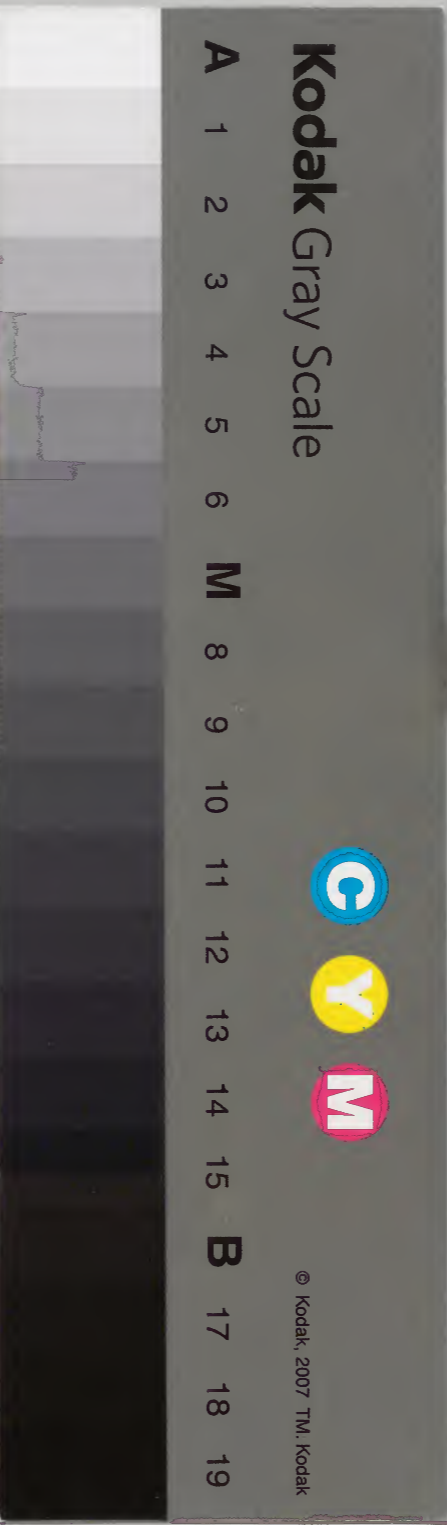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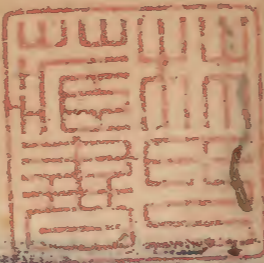
三十三之六

漢書門				
九	七	二	二	
二	七	八	二	
二	八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九	
〇	七	
七	二	
一	二	
八	〇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10)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脩相卷之三

三
林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漢書載易六

若匹夫匹婦之為量也

麗本孟子仁也者人也

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

之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

音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

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今近作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
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朕動
天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
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
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周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
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
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
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糴不
糴子路以告孔子憮然今作糴而不糴子路行以告夫

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
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
見其全也

○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孟子云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
信不乃異歟孔子為為人幼者言先德行而後文藝也
孟子為為人上者言先安養而後教訓也

○子在齊聞韶天師藝在齊故也或作在齊聞韶音則
是以三月為音字也宰予晝寢或作晝寢於亦字有誤
歟

○季氏旅於泰山宋儒謂旅祭名也旅棚下為上注旅

衆也按二旅字當考

○古人居屋西而南隅曰奧東正南隅曰室王孫賈之問是相對而言耳又按孔子讀春秋老聃據室而聽之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爲室故席地可馮其厭今人謂室東厨尚存其旨

○雍也可使南言南面是泛言臨民之位不當泥南面而聽天下語專指作人君也觀可使二字可知聖人稱其弟子亦無云可使爲人君之理黃山谷送人作宰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或疑此二字非所宜用此正用雍也事爾

○論語觀過斯知仁矣禮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知也論語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禮緇衣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遠焉豈必盡仁所記畧同聖賢之言固可互觀○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先儒謂山川之神必不舍此而他享非也犂牛之子騂且角矣人或以其所出而嫌之然當有事壇祀之時犧牲之尚則但論夫騂且角者豈能終棄之而不取哉用舍字皆就人說

○射圃書壁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思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子子思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

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夫六聖賢之言射如此射藝也進於此其止藝于古者射以觀德射於是者不先自力於孔孟之言吾何以觀之哉孔孟之言可補禮之射義讀書壁右用告夫射焉者呂氏春秋列子開戶子開子知子之請開中乎曰知也開戶子知子之請開中乎曰知也開戶子知子之請開中乎曰知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記吾子友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惡今畏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足以自蔽而已朱子曰此言誠有味者其於釋學雖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云云見答汪尚

書書與今論語註不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揚龜山謂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既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藉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言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云云亦見答汪尚書書與今註不同門人記其自言所解論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老年改猶未了其不信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奕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

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陽墨之害止
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

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寤合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
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其之禱久矣莊子孔子病子
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
若祭吾卜之矣矣觀聖人之所謂卜者足以知聖人之
所謂禱矣

○馬周上疏太宗自云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夫犬馬之養聖人以警人子養親之不敬者耳周舉以
譬已則失聖人本意若曰以警父母非所以尊其親也

○論語載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苑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
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
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
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
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戰國

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
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彼
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而所以開示理
途發揚心曲又相去遠甚君子於文其可以忽乎哉
○疾君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君視之乃東首也禮
君子寢垣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拖紳以
示敬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子貢曰吾不欲人之加諸
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之
言蓋孔子之所告者賜也其能終身行之者乎

○蘧伯玉自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而君子
莫不與其德曹操自謂昔年二十三時所行已無悔於
今而後世竟名其為賊誠偽之分將誰欺也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
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
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乘遊
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文樂而去魯
適衛至衛而又耻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
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
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
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

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吾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時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哀公問社宰我以松栢栗對對以三代之社主木也春秋正義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論語初無社字漢儒有釋為廟主者春考周禮廟主用栗今循之其制實始於周而後世遂莫之改耳白虎通引尚書亡篇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與論語宰我之言不同宰我曰周人以栗意者以周西方之人

故歟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不遠耳尚有憂莫之慮者奈何李絳賀雨表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回也其庶乎屢空前輩解云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空回學未至此然庶幾矣故曰屢空抑見有時乎不空也此義亦佳而朱子直以空之為訓蓋因下文賜不受命而貨殖之言以景之耳陶淵明博播羣瓢屢空宴如也朱註其亦本之此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漢杜鄴對策以為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

故無可問也

○程氏外書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何如是之深也伊川曰和靖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樂字也著不得此學者之所當深體驗也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其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其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慳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為仲由

○勇者不難死而勇於義者能處死子路羅衛難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定兩得之意由之勇天資也其勇於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患其死為過勇何哉

○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范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劉安世自言學於司馬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問所以致力曰從不妄語入退自隱括日之所行與所言者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遇事常有餘裕賈黯及第歸節州謁范文正公願有所教文正曰君不憂不

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點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
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晁氏客語周天子在上魯
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春記
黃魯直與潘邠老書云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故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
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

○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瓜字上絕句蔬食菜羹瓜
皆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齋如也蓋黍稷非馨於明
德而鬼神惟享于克誠也

○或疑原壤之為人足莊周程子以為非也原壤粗鄙
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之辭可見若是莊周夫子亦不
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程子
之遇東坡是亦須有答之事也朱子嘗論及東坡云某
在必須與辯又笑云必被佗無理事正如此

○孔子稱逸民伯夷以下凡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
其隱也但聞其名耳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臭而作解者不
按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而復釋之謂此事注所得者
小不欲大物故釋之也亦可備一說

○論語佛肸召子欲往按史佛肸為中牟宰夫趙簡子
邑趙簡子攻范中行氏而佛肸時使人召孔子乃魯哀

公初年專孔子在陳蔡時事也史記世家載簡子圖朝
歌圖邾鄆齊伐晉晉圍柏人荀寅亡言射奔齊與左傳
年月先後異要之佛肝之畔其時也孔子其時年已幾
六十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矣哀十七年孔子卒之後四年趙簡子卒子無
卹立是為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肝母一言而發襄子
見於趙襄子襄子釋之君子曰佛肝母一言而發襄子
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蓋劉向失之於未考
耳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
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墜費特豈有費叛如
家語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充見信於季氏
三家聽真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
人情哉不但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
為得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

○可也者有所未盡之辭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君子於此有以驗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足曾子曰夫子
之道忘怨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君子
於此有以知聖人之道無假於過求

○訓而已矣者曰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孔子之後其復有堯舜孔子乎而世之贊頌于當時者不敢為而已矣之辭也諛風俗而欲復古難矣哉

○陸象山與周元忠書以紂為微子元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庶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皆為帝乙子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元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韓退之原性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滅其宗越椒

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伯耆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不憂既生也博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孟荀之論正自有不同者孟子謂觀人者莫良於眸子或曰眸子察於天生相不同孟子之言其不與所謂善性者自異乎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謂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聞是韓子之謂大人夫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大而後可不然二

十四考中書令萬八千六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
耳孟子自云得志弗為歸子為志言非惡而逃之其
必有見矣

○張思敬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
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小能及之者矣馬時宇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元今日何時溝
壑乃吾死所也其臨事奮不顧身每能自遂二子之為
程門高第固宜

○謙上蔡有舍生取義我舍義取生語夫義重於生吾聞
其舍生取義矣若謂止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語殊有
病夫義可以生則生為重生之所在義之所在義可云
舍乎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君子不為傷勇之死可
也謂舍義取生是何言也

○姚應以瞽叟殺人問孟子設問也而孟子有竊負而
逃之答使舜處此其真然歟葉公謂直躬者父攘羊而
子證之孔子無取焉而以父子相隱為直知孔子之所
謂直則知孟子之言得舜之心事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晉鄒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
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東
坡黠鼠賦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偶然之
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變色於卒然之蜂蠆蓋常

者可以作意而為而暫者不容偽也語意正同

○孟子告齊王有土芥冠讐之言而王有禮為舊君有服之問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冠讐冠讐何服之有先儒謂孟子此言有跡異乎孔子之所以對定公者以不可為通訓也春按檀弓篇穆公問子思曰禮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日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所言者子思之言也蓋有激而云乃不足耳

○孟子引曾子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美也嘗疑之曾子何激而必云此家語子貢告衛將軍文子以曾子之行曰其驕人也常以浩浩證諸斯言非歎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之言論者以為少露噫孔顏而下其皆不免是矣

○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而家語載子游問孔子曰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子曰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以其乘車濟冬涉者愛而無教也此孟子語也

○尸子載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此非孔子之古也陳代讀孟子云枉尺直尋宜若可爲而孟子非之故知尸子之所載者非孔子之言也
○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按士相見義占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是伯夷之清不得生於盛古而忘其清也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山之下太史公伯夷傳引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亦指夷齊殉名士也嗟夫若夷齊者尚不免好名之謂耶

○左傳晉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孟子論王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而首之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蓋古語也

○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蓋齊地有出類大蚯蚓人謂之巨擘善學地以行巨擘即蚯蚓之大者孟子謂蚓而後充其操今注以爲大指非也今與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筥蓋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喜於邪說者也今注以筥爲欄也非也

○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子產之所謂師師其人之

言孔子之所謂師師其人之行其為得師善惡一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語若同而意實異朱子嘗論之惡其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或疑是筮字蓋古通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按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以此而觀則論語當作之杞不足徵也之宋不足徵也為句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雍雍姓也與雍雍聲相近至趙岐時傳誤東坡曾考正之

○孟子曰人皆知其美其曰而莫知糞其心糞其心者不過利苗得粟糞其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其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日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蓋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今不見所出

○孔子于七十國王充以為增之也至不能十國○袁准正書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當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拔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爾曾子

曰教化始於昏若欺之何以訓邪與孟母買肉事同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
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淅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
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
而澆淅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接字殊無理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
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今異

餘冬序錄卷三十三

餘冬序錄國壯卷之三十四

外篇第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王淮之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二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
月故二十五日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
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
戚著自前經愚謂今宜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體
則家無殊俗從之

○梁徐勉遷尚書時人問喪事多不遵禮制終夕殯相
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二日而後殯者以諱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
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遠為榮親
戚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纊纊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
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感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
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
如規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不
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
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唐盧履水開元五年這言古者父在為母菴撒靈而
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
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田再思曰父在為母三

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
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闕
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水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
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
行服再菴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
在為母服菴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
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未下履水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
筵者一菴心喪者再菴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
夫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
升齊抗斬乘陵唐家孝和僅得反正高氏復出故臣將
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

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齊斬有升降
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
身之憂何限一暮二暮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
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
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暮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暮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
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
義謂之禮可乎嫡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

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是
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純一用
古制上唐書二十年笑詔父在為母加服齊衰三年
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復永傳載七年詔後人間
父在為母服或暮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暮而禫終
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
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柳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
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
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
為然唐書德宗時李晟二子恩愆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會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也宋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歿已通持五十四月服詔許通持服會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母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會官參酌舊例定為新式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會朱子曰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部無考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暮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喪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

意甚好誅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棄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陰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陰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意而不窺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妻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是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

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
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式斬音不二天也降已之父
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
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
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受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
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
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
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
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
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育服
已雖無服必不垂髮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

同喪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軒巷歌奚
獨於兄嫂弟婦而愬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
也實之無所不降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
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
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
婦叔於舅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
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
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
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李涪論舅姑服云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
布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

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與軍旅方在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

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殺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日者從孔子踰月

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宋敏求為編脩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脩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維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據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中立子維其嫡子也其孫祖仁其嫡孫也中立之死維先死矣雖有他子祖仁亦當解官以斬衰終三年服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重宗子也神宗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於蘇頌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當時不聞以頌之所言參以祁前此所議而制令者

○詒錄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

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忽然則非人類矣張承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承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妻母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矣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

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毋育之詔准贈官凡此雖於古禮未宜然厚俗之道固無不可以義起也

○宋郭積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申心喪蓋始於積嗚呼若仲微者可謂能自盡矣胡明仲之賢不在積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啖言者論其不孝明仲以憂得罪是雖捨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自處

禮在喪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郭積初孤母邊更姪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棟斂積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占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博傳郭積事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秘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

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義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是說此則可疑竊意擅弓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蘇擇之書云喪服傳出母之服替但為父後者無服爾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陰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劉宗時表昂初孤為從兄尋所養家卒乃制替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中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變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受援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續而致制今

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證據乃事有先例素觀韓退之嫂鄭喪服替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鼎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璠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宋張耒在穎川蘇軾訃為舉哀行服古者以為言也

黃於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林傳

○前輩感人之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

有之北魏蒲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葬親縣人石宣

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又亡又哀

經歛附自苗建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

程賀為崔亞持練三年記者以為闊見賀詩見宋李

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與國即棄官為珙行三年

喪此亦秦漢士為舉主事也近世益無聞矣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彥回授司空卒

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發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張朱子語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賚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呂東萊謂潘叔度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餽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程伊川先生充樂政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禱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言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遂罷之宣仁上仙東坡為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諸官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為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所言之大抵一意足以為議禮之人式矣

○陸子靜與呂伯恭居憂時書云天下事理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

宗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亟致教導諸生從之
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
之履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
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
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
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愛不待煩說博引
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
亦未必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
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吳幼清題朱文公答
陳正已講學帖後云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
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
對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况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
蘇兄弟文人耳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臨作詩文是
亦講聞乎喪禮也正已斷學聖賢自有母喪而交書論
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為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
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采何學歟朱子答
書固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為掩覆也
耶

餘文序錄卷三十四

餘文序錄卷之三十五

外篇第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問多矣蒲
衣項橐咸何如人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
者三子其最乎

○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蔡之百里奚咸有天
才皆年七十乃升為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
如晚節之該洽也春惟古人以晚達者儘多不獨其名

位事業也而學行成於晚者亦常常有之二君立議是

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顧氏家訓入首汝學不可自棄

公孫五十四鳴呼學行勛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

而莫克大子終有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今弗論

漢以來如馬援皆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况况欲就

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

所好後漢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

失兄知其意乃憫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

從汝宜學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漢魏人固

不可目前定而况獨遠知如此諸葛亮乎瞻古幼亮也

凡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

蜀瞻後嗣亮爵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

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繡乘竹馬而戲蒼梧

守甘公一見奇之謙舉茂才積軍功為州刺史將軍州

牧侯伯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楊震嘗容居湖城

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暮震厲志愈篤後位

至太尉後漢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三度擢為

別駕時已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伯起

休徵非慕顯出者造物應爾即老年亦不得辭張柬

之為荆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

王謬其不有命邪張克少好遊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
 所該通以文名世辨姚元崇少唯從事射獵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備位將相唐書又按唐新語嘗遇
知以文事著在歷代常舉其喜歸陳子昂富豪家
 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
 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唐史
補蘇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從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舉進士再不中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
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
深微而後止歐陽脩謂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

得之精其然邪老年大來學問不惟既補前失而
 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况吾德行吾性分中所應
 脩為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
 學蚤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文雙瞽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順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進退
 速恭叔喪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遺書吾徒其尚勉乎
 是哉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
 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

二序

二

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察彬
彬号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号魂靈忽自悟讀書求
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
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
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
璧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
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
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
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湃之聲林木宵嘯

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
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嗚呼是
道豈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
琵琶為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
絕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
崑崙奏曰且誨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
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臣小年初學
琵琶徧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
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
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蓋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
樂器者之所當知哉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

曰吾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
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
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歟藝而至是
始可與語藝矣

○史稱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窺中如何復講天理語
林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
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棲履融
果勃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矣遂罷追可歎當時人師徒之義如此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徽不仕元亮之變
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身端坐床皆生埃唯
當際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云詞澹菴見揚龜
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時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
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窻
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窻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
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後生宜
知龜山少年無若乃晚年尤難也

○善善讀者以多識畜德不善讀者以好著喪志杜預
嘗譏王濟馬融和嶠錢舜因武帝見問而自有左傳癖
之對癖文字者庸知其為賢乎程子有言讀書寫字雖

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學而至於喪志無以異於癖矣春於是知項籍喜兵法畧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後魏李賢九歲能讀史不措客曰賢

之進實與於心門者感服

○嵇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死於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謝朝風弄月污人行止此先正所以不讀非聖之書而致謹乎先入之言也

○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

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則習禮仲尼

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

軾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

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既釋之

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

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夫人性不同酸

醜異嗜聖賢之言非聖之書而入自能別於好惡者其

心靈所稟居然有在故也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饒於郊乃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未返歸觀趙段

醫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學來積年畧究要術辭歸醫

為作一指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設前與

更爭津吏過從人頭破開筒得善言到護萌與吏闖破
頭者以此脂果之喟然而歎乃還卒業漢古人有學
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
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
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
膺至皓首方畢其藝翻嗚呼學孔之徒宜何如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若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
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
○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短人無貴
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者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為
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不明道焉

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為更生不得其
師名為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十問紫氣為
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筒上科斗書
非問之東哲亦不知其為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
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
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
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
徒跣還內道隆觸其道隆待至閣不得乃去比齊高阿
那肱錄尚書事屬子與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零那肱

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郝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癡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說苑載子思之言曰學所以益才也諸葛孔明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已乎唐李白隱岷山將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矣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茲益陋矣

○鄭棨傳信記蘇瓌初未知頲令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言其事適有人獻瓌乃召頲詠之詩成瓌大驚奇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然則頲之知學非瓌教也蘇轍藥城遺言公謂籀曰蘇瓌訓頲常令衣青衣布儒伏於床下出其頸受覆楚汝今懶惰可乎傳者不同如此然皆為弟子者所當知

○聞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請讓二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大名德用已為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話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
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
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
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
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
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魏公於德用不
以為憾而荆公於魏公乃相怨如此德用非魏公之匹
也姑即此一節觀之荆公其足以望魏公乎

○韓魏公論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為之者甚
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為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
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古久
蓋能久而不變者也范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
終不變者仲淹惟取保韓富二公而已公常言大凡使
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
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
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
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也然則人之為善其不變可
勉於已而其性不可變有不可強於天者君子亦惟自
盡以求充其所至爾何古人不可及也

○中人以上之資或亦不能無偏汲黯之黷冠華之駮
陳烈之廷使列於宗愚白嘯之間終不失為聖人之徒
也

○樂城遺言讀書百遍無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

○看書如服藥藥多方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家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主可不慎乎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雖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施曉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亦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情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談家書又謂老杜詠兵生畫云畫手看前輩美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差夫君子耻不若人其獨今人哉其獨在藝業哉人皆可以為堯舜可以為禹士尚志尚論古之人不如舜禹顏淵是吾耻也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為經學者可草草乎
○洪景廬隨筆記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

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白
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仲思韓與後宋史稱邁
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通鑑凡三比未閱之終篇者
又何如哉

○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
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
賈棣才記史訣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
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室先生看史
訣凡讀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或道義
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
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

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
者之中已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宋昉作文訣古
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合
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歲月如流壹日減壹日壹歲無壹歲少而壯壯必老
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鱗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
矣子有羨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宅人人室此非知
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
須是惜陰惜陰奈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顧人作
用處何如耳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壹在乎已
間散處亦悠悠不得實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

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恁用力所以從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乎後學者至矣

○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春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然未嘗忍廢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柰欲有作為何退藏之後睡不得著不飲酒柰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道理在天地間事事物物本自一定而不可易聖賢有作立教垂世不過明其自然使就其當然而已其為之蘊積而設施也有本有末有體有用巨細精粗舉處

中正之地此人人有心者之所同契聖賢於此豈別有毫髮意計安排也哉子思子謂可百世不惑而孟子曰其揆一也思孟立乎中正之地蓋有以推廣之聖賢之所期者恃此道理之不可易耳柰何後之學者從事文字憤憤焉道理之大莫知可悅而不得其味齟齬捍格不能深求力究而徒為華靡尚新奇祖浮虛而信妖妄區區記誦剽竊非不博綴緝纂組非不工於根本工夫何益內外辨析心迹乖違形之注曆豈免利害之紛拏是非之倒置機心滅志燕轍越轅如之何其可也夫幼學文具乃壯行之資不有可久之德而望可大之功吾見其猖狂妄作惑世誣民禍人家國多矣噫聖賢教人

存諸心信諸身發諸事業其道理謂何而讀其書者一
至是耶嗚呼秦漢以來學士大夫舉生是弊有宋諸老
先生則既講而明之今日在道學大明之世士宜有所
持循而世間一種縉紳於此益復不滿人意何哉都憲
王公非欲以文學顯者雜稿制作若干卷皆公平日所
以施於上下而見於議論之實致知窮理學問透徹而
理明義精自有以發揮之如此其辨存羊錄也致惡乎
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徒其增障吾道甚至而藩
省公移所自序者又深歎乎近年所司逮自愈繁而官
政愈敝民生愈困矜其原皆今日之痼疾當誰療之春
於是益重感焉吾輩僻學有意創異立說承虛接響外

大非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效琢雕之溢而更假
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筌蹄積歲已久今
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舉業之師莫識何等香氣區區
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之自已息黥補
劓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
時文志希速化未卯斯翼未殫斯矣今聞聞啾啾日坐
書舍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闊遲鈍就當
往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岳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
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額
含濡墨醜波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關捩諸
賢應解試卷力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極

知賢郡公登執事華之盛心但自揣甚明無以塞命此
由來語不覺而欺千萬體察為我勁辭庶幾不得以干
等籃無求乎謝書幸甚

味冬序錄卷三十五

彼中正以自標異借口被溺而廢不親授之防務紛更
而不顧先王以意之掃地者惟其私智之鑿使天下擾
於有事而國以於多制視此其不有弊於中乎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子家既祥州學官
來請欲赴書院設諸學弟子負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
道體說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請謝計
盛德仁明必加情賞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為厚薄
也敵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紳于上
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文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
提身問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之素梓獲
瞻霧縠及我躬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吳千里

嘗對其公親而創痛破割之餘意銷志斂待盡墓次
將見為歲歲骸骨惟悴尚何言乎竊於執事交契不惡其
獲諒于賢郡公蓋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
志生員開其從師手本將謂義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
歲提學先生姚公文顯行移到州曾有此舉致煩臨州
諸君子交紛咨眾足諸門增我慚愧春不得已僥倖酬
答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特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
汙亦豈白沙之累而化物豈有丹之妙可為黃金之資
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且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
聖齊中前車摧毀方深坐荒廬之荼蓼守孤壘之苦塊
有河間學之接青衿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皆新時邁

餘冬序錄則陽卷之三十一

外竹兩第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

編輯

積善餘慶慶為善積也作善降祥祥以善降也聖經詔
吾有不誣者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孟博其時銅於棠棣豈感乎
為善之無驗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聖人之言是
可畏也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為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以小不善為無傷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為大不善實證亦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
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
以亂國家也嘗夫經始而微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
故子民者謹焉使昭烈謂其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
以惡小而為之是皆有見於此是故積羽沉舟輕折
軸一快不足以為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
恨而成怨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然付之諸千歲之
積毀也故君子禁於微

○人性皆善然不必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然不必皆
可以為堯舜只觀堯舜之子可知周人世碩作養書謂
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此揚雄人之生也善惡混條

其善者為善人脩其惡者為惡人之說所由出也

○嗚呼人性其於善有弗彊而能者其於惡有安之而
弗覺者人性非甚遠也是故我有是善足知在人亦必
有是善也而我可自足乎人有是惡常恐存已不能無
是惡也而我可自恕乎

○人不為惡本有善稱為善一不德而惡聲隨之矣天

有陰德是若見若不見直北一三三陰德也日即乙

經序擊一出即光芒五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

病而形之脈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解善惡可得

莫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不可見其來如水之流

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也

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名高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誇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決隱隱而謂人弗能為者無是理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荀子有是言也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淮南子有是言也身苟得焉不言而人載之苟其有失家置一塚不能自解

○魯男子不納髮婦謂柳下惠姬不撻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若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春謂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昔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力量當時人猶信未得及今之人而藉口焉抑不善學孔子者矣雖然豈獨不善學者吾見其有得罪聖門者矣是不可不自審也

○莊子書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韓退之代張籍與李
浙東書云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
其心則能別是非其口固能言也夫德固不以無足而
不行能別是非之心不借目而盲也而世之入趾存而
不進於德目不盲而是非之莫辨則穴窺徑趨之具而
已曷足以羨其七尺之軀哉韓意與莊同故余摘而論
之

○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也使
在於繼母則未免為嫉也親母其子死而後房有自殺
者毋謂其好內也而弗哭聞者以為賢也使在於其妻
則未免為怨也事之情一也而觀者聽者異也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疏葉非時
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
如此類未易備數此非天神之所為以相孝子之心者
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揚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
至為之題識而畀之靈錄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
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遂多為藉口之說嗚呼此
中人之通蔽也義一也事之不可殺然不可移者今
一等人於不可問每調停焉不曰事久勢當相仍即
云人衆情難獨異遽伯玉聖獨為君子而孔孟亦有交
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似矣而心非也名近矣而

實恃也。蘧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允益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己之不能，君子而欲君子人乎，事不安於己而欲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藉口焉。爾未子云：劉樞帥達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春於此有感焉。劉韓均于不夫為君子者，劉於蘧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懼乎欲，莫是過而未能也。

○周公旦曰：不喜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見禮春秋

周公之謹於擇人如此

然其下士也。常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且父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夏嘗自謂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日益，與賢已者處，賜也日損，與不若已者處。商之不輕交外人如此，其亦猶周公之意也乎。

○蘧退之刺啄行剝刺啄，啄有定容。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頃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因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菜田。九今之人，急名與官

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
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
不及來不有年補日答馮宿書云
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
一年不一全責人之門人之所趨
則從之違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
諂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
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
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廢幾無患不
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
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
推時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於此誌
世深矣復錄之以志

余感

○王巖叟著歸魏公別錄云公言
待君子小人一當以
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
又言知其為小人便
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接也因曰凡
人至於小人欺已處
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是
以照小人之欺然每
受之而不形也又曰凡人語及其
所不平則氣必動色
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
人忘恩比肩義欲傾已
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強至
編公遺事云人有疑
公待君子小人均次誠性性為小
人所欺奈何公曰不
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
因曰人謂公待人誠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試耶又
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適之正使不能加
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可遠也三家村中
亦有一家當承運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
如校之則有小矣人有非毀世當反已是不是是則是
在我而非在彼焉用計其如何凡若此言皆是君子處
小人法

○司馬溫公嘗言不可不戒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
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公
言何憂乎學業之不克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
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
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有何慮乎
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媿于
昔人也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參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
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
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
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
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
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
樂與不肖者遊好及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
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石崇以明妃曲戲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
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
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妾婦有情遙相感激能以死自見
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
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為書之用激世之為男子知義
者

○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二而父母俱存為之首至
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
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
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負養者啜菽
飲水盡其歡非心甘飲水而九鼎三牲乎詩也力之所
至有樂也也歸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為離憂志樂之
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遠養焉今有王陽守寧吳起使純
溫矯進生于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為無離憂其志樂
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縣下必有
得而後歸曰為父母樂何哉嘗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
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為之地也

乎黃庭堅和王維川歸寧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為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

○劉夢以付口矣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口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今世擬擬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問耳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為中貴作者悉去之翁不以為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

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為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留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極為竟為究為塞今姑就其所謂寒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為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為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謂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謂智之窮窮命窮之窮之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者窮愁之言段

成式爲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子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亦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言必窮之爲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拯民之窮拯上之窮而已矣公遷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弄省騶從儉節自奉而於貧人貧士輒福以金帛以相濟援是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拯士之窮矣然獨貧人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爲蹙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信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

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帝飢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若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傷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苦勞困之象焉苦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

安居快適之時當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宜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甘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澹冰蠶葉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此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為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士通達民隱奉宣德意

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束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為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為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為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為是說者亦為之窮且苦矣

○雖妻之明不能自見其眦烏援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吾今致論於目眦可也吾身之舉庸無當道者耶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蛙之蠢不厭蛙之辛而去之蔗菓之虫不虞菓之螫而慕乎蜜性所宜也冰有蛆弗殪火有鼠而變吾何疑

○春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
鮑則臭物無定臭也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也
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也冬冰為水春釋為水
物無定態也江南之橘江北為枳物無定性也南之謂
鷄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貉物無定名也厥頤在
類則好在類則醜物無定形也飽以養老或以糝壯水
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泝泝絀或以功封物無
定用也是在君子擇之而已矣嗟乎人其慎所擇哉
○秦少游云美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
毋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
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倡曰諺有之

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儂者遂行抵梁
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
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
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驛
孺詞傲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夫播練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難揚維頑
云錢唐倡家文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篋篋及七盤舞
踏之伎靡不精審既辨貌其無揚藝其工京師有大木賈
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購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倍價以聘何過惡賈文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乃讒
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嘆遂扶之歸
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
倡寵類門賈一飲食非啞倡不其啞倡亦心自語曰不
聾啞不家懈侈然自隆者其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
玕不御飾姬雖心忌又成德其不能言是白於主故又
心幸之使啞倡才色工之以語言之章則所遇未必爾
借遇亦足惜求其終身榮者寡矣士以語言文章遇主
而訖以為身之仇孰愈啞倡邪見其噫人情有所著娼
雖一目猶為之惑溺意有所在始雖不能言不失其為
婦也春故並采列之

餘冬序錄卷三十六

